

《主角》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陈彦茅盾文学奖同名力作,由张艺谋监制的现实题材大剧,自开播以来凭借厚重的人文底蕴、真实的人生叙事与深刻的时代质感,成为 2026 年极具口碑与热度的现象级影视作品。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五十年的人生沉浮与艺术求索为主线,将一方梨园戏台作为叙事载体,串联起几代戏曲艺人的坚守、挣扎、沉沦与突围,既完整复刻了秦腔艺术之兴盛、式微到传承新生的行业轨迹,又以个体命运折射时代变迁,深刻诠释了“戏如人生,人生如戏”的永恒命题。整部作品跳出了传统行业剧、成长剧的套路化叙事,打破了主角光环与善恶二元对立的创作桎梏,以最朴素的人间烟火、最真切的生命悲欢,印证了戏里的角色是修行,戏外的人生是真谛,人人皆是岁月长河里的主角。

《主角》最动人的突破,在于对“主角”二字的颠覆性认知与立体化诠释。在我们世俗认知中,“主角”意味着万众瞩目,风光无限,一路坦途,是舞台中央最耀眼的存在。但在这部剧的叙事体系里,真正的主角从不是天生的强者,而是在命运磋磨、世事无常中始终坚守本心、负重前行的普通人。女主角忆秦娥的人生轨迹完美印证了这一核心立意,她的半生沉浮是戏里角色的迭代,更是戏外人生的涅槃重生。

忆秦娥的人生起点卑微而贫瘠,本是秦腔深处懵懂无知的放羊少女,因偶然机缘进入县剧团,从打杂烧火的底层学徒起步,无背景、无天赋、无人脉,在梨园的人情冷暖与严苛规矩中艰难求生。初入剧团的她木讷笨拙,不善言辞,不懂人情世故、不会圆滑周旋,在众机灵通透的同门中格格不入,常年处于被忽视、被排挤、被调侃的配角位置。当时的她,从未想过成为戏台主角,唱戏于她而言,最初只是谋生的手段、

被动的选择,甚至是摆脱贫瘠生活的无奈途径。但命运从不辜负执着的坚守,别人敷衍度日、投机取巧之时,忆秦娥始终恪守戏曲艺人最纯粹的初心,日夜练功、潜心打磨,默默沉淀,把所有的笨拙与不甘都化作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。寒来暑往的苦练,让她完成了从龙套、配角到台柱子的华丽跃迁,最终登顶秦腔艺术巅峰,成为名震西北、享誉业界的“秦腔皇后”,如愿站上戏台中央,成为万众追捧的戏曲主角。

但剧集最真实、最深刻的表达,恰恰在此刻悄然展开:戏台之上的光芒万丈,从来无法抵消人生之中的风雨坎坷。当忆秦娥成为戏曲舞台的绝对主角,收获艺术成就与行业荣光之后,她的戏外人生却满是缺憾与荒芜。婚姻的破碎、亲情的疏离、幼子离世的剧痛、行业衰落的迷茫、人情冷暖的磋磨,接踵而至的苦难将她层层裹挟,她精通戏里的悲欢演绎,能精准拿捏每一个角色的喜怒哀乐、离合悲欢,却始终学不会经营自己的生活、看不懂世俗的人心复杂、留不住身边的温暖烟火。

剧中极致的戏剧张力,正源于这种戏里圆满与戏外残缺的强烈对比。戏台上,忆秦娥演绎古今传奇、众生百态,掌控角色命运、掌控舞台节奏,从容坦荡、光芒万丈;戏台下,她深陷生活泥沼,命运漩涡,被动承受离别、失意、苦难与孤独,渺小无助、身不由己。这种极致的反差彻底撕碎了“主角即圆满”的世俗幻想,道出了最真实的人生真相: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主角,所有耀眼的荣光背后,都是不为人知的隐忍与牺牲;所有看

《主角》:戏里戏外皆人生

■ 苗芯语

似光鲜的人生,都藏着无人知晓的遗憾与沧桑。

除了核心人物忆秦娥,剧中一众配角的立体塑造,更让“戏里戏外皆人生”的主题落地生根、愈发厚重。该剧摒弃了扁平的工具人配角设定,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执念、挣扎、善恶与归宿,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绝对主角。作为剧中极具风骨的底层艺人,胡三元的一生极具悲剧质感与现实力量。他半生痴迷秦腔,坚守戏骨,性情刚烈、赤诚纯粹,既有戏曲艺人的执着傲骨,也有普通人的冲动偏执、烟火瑕疵。他一生跌宕起伏,历经年狱之灾、漂泊之苦、行业落寞之痛,屡遭命运重击,却始终“认栽不认命,再苦不丢戏”,至死坚守戏曲艺人的底线与风骨。他在戏台之上或许只是浮沉配角,无人铭记,少有荣光,但在自己的人生里,始终坚守初心,不负热爱,活成了最坦荡的主角。

而刘红兵、楚嘉禾等人物,则呈现了人生的另一面真相。前期洒脱深情、温柔体贴的刘红兵,是忆秦娥人生路上的温暖慰藉,是众人眼中的完美伴侣,可在生活重压、苦难来袭之后,骨子里的懦弱、逃避、不堪彻底暴露,从守护者沦为逃避责任的弱者。天资出众、貌美灵动的楚嘉禾,自带主角天赋,年少成名、风光无限,本该拥有顺遂坦荡的艺术人生,却因心性浮躁、执念虚名,不甘得志,困于攀比、陷于内耗,最终终失天赋、错失初心,在追逐主角光环的路上,弄丢了自己的人生。

这些鲜活立体的人物共同印证在舞台的主角靠技艺成就,人生的主角靠心性坚守。一时的

风光从不能定义一生的成败,戏里的戏份多少、位次高低,从来无关戏外人生的价值与重量。有人身居高位、万众瞩目,却活不好自己的一生;有人身处底层、默默无光,却守住了本心与初心,活成了自己的光。

作为一部扎根时代、扎根现实的现实力作,《主角》以梨园戏台为切入口,映照了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与行业浮沉,让戏里的艺术兴衰与戏外的时代命运深度交融。剧集叙事跨越数十年,完整记录了秦腔这一传统戏曲艺术的跌宕命运:改革开放初期,戏曲风靡市井、盛极一时,戏台是最热闹的人间烟火,戏曲艺人是备受尊崇的职业;随着时代发展,流行文化涌入、娱乐方式迭代,传统戏曲日渐式微,剧团改制、人才流失、观众锐减,无数戏曲艺人被迫转行谋生,坚守者深陷迷茫与困顿。

戏曲行业的兴衰迭代从来不是单一行业的变迁,而是时代发展、文化更迭的真实缩影。每一个戏曲人的命运起伏,都与时代浪潮紧密相连、同频共振。忆秦娥这一代人的坚守与突围,不仅是个人的修行,更是传统艺术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、传承新生的艰难历程。她们在时代红利中成长成才,在时代变局中承受阵痛,在时代新生中坚守传承,用半生岁月诠释了传统文“戏生不息、历久弥新”的生命力。

而剧集更高明的特点是在于跳出个体与行业的叙事,完成了对普通大众人生的普世共情。我们每个人的生,都是一场无剧本的漫长演绎,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剧场中,交替扮演着

主角与配角。在事业赛道上,我们或许只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,默默无闻、平淡无奇,是他人故事里的配角;但在自己的人生里,我们有专属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有自己的坚守与追求、遗憾与圆满,是无可替代的主角。很多人终其一生,都在追逐世俗定义的“主角光环”,执着于名利、地位、风光,困于得失、攀比、浮躁,一味追求戏里的光鲜,却忽略了戏外的修行,而《主角》用半生沉浮的人生叙事温柔点醒世人,真正的主角,从不是站在最高处、拥有最多光环的人,而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、坚守本心、不负自我的人。人生没有完美的剧本,没有一成不变的坦途,有高光就有低谷,有圆满就有遗憾,有绽放就有沉寂。戏里需要精湛技艺成就高光,戏外需要强大心性抵御风雨。

戏台方寸,演绎千年悲欢;人生万里,藏尽世间百态。忆秦娥的一生,唱尽了戏外的风骨,也活透了人的真谛。戏里的演绎可以反复打磨、精益求精,戏外的人生无法重来、唯有珍惜。所有的登台绽放,都是岁月沉淀的结果;所有的风雨磨历,都是人生成长的勋章。

归根结底,人生本就是一场自编自演的剧目,没有永恒的高光,没有绝对的圆满。不必羡慕他人的戏台璀璨,不必纠结自己的平凡普通,不必执着世俗的主角荣光。就像花彩香安慰忆秦娥低谷时期时说的话“谁看得起你、看不起你,都不重要,最要紧的,是你自己看得起自己。”深耕本心、坚守热爱、坦然接纳得失、勇敢直面风雨,纵使身在平凡岁月,纵使一生默默无闻,我们也依然能在自己的角色长河中,活成独一无二、无可替代的人生主角。

——这便是《主角》留给我们最深刻、最温柔、最通透的人生启示。
(作者单位:西安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)

让红色文化“活”起来:青少年政治认同的转化机制研究

■ 李百影 朱梦洁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“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,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”。红色文化资源作为承载党的奋斗历程、精神谱系和初心使命的宝贵财富,是青少年政治认同培育不可替代的核心载体。

一、问题提出:红色资源转化困境的核心症结

红色文化资源以其历史的真实性、思想的深刻性、精神的崇高性和情感的感召力,本是激发青少年政治认同最生动、最有力的教材。然而,现实教育中常出现对红色资源“知其然”而“不信其神”、“言其表”而“难践其行”的困境,在数字媒体时代,这一“知行分离”的现象尤为凸显。一方面,泛娱乐化倾向、历史虚无主义言论等不断消解红色资源的历史厚重性与严肃性,干扰青少年对红色历史的正确认知和价值认同;另一方面,教育方式上存在对红色资源的简单化、表面化利用,停留在遗址参观、故事讲述等单向传输层面,未能深入引导青少年完成从感知到认同、从情感到行动的复杂心理转化。问题的核心在于,未能充分挖掘和遵循红色资源本身所蕴含的育人规律,未能构建起支撑红色资源价值有效转化的系统性教育生态。因此,本研究聚焦于:红色文化资源促进青少年政治认同的内在心理转化机制为何?新时代背景下阻碍该机制运行的挑战有哪些?如何系统性优化以保障红色资源育人功能的最大化实现?

二、转化机制模型:基于红色资源特质的四阶段心理建构

红色文化资源向政治认同的转化,本质上是基于其内在特质,引导青少年进行主体性心理建构的过程。本文据此提出一个递进式的四阶段心理转化模型:

第一阶段:情境触发——红色资源的具象化与沉浸感知。它的核心是突破文本与符号局限,利用红色遗址、文物、影像以及 VR/AR 等技术,营造可感知、可体验、可参与的历史情境,将抽象的红色精神转化为具身的、鲜活的感知对象,激发青少年主动探索的兴趣,奠定情感投入的基础。

第二阶段:情感共鸣——红色叙事的情感穿透与价值共情。这关键在于发掘红色资源中蕴含的感人故事、英雄壮举、牺牲精神所具有的叙事力量。通过细节化、人性化、富有冲突性的讲述,展现历史人物真实的抉择、坚守与信仰,触动青少年内心,使其从认知对升华为情感联结对象,实现价值共情。

第三阶段:意义关联——红色精神的时代阐释与个人联结。旨在引导青少年将红色历史中激发的情感,与自身成长、时代课题相结合。通过深度讨论、主题研讨等方式,帮助青少年理解红色精神在当下的现实意义(如井冈山精神与攻坚克难、雷锋精神与社会奉献),完成从“历史记忆”到“个人意义”的创造性转化。

第四阶段:行动固化——红色基因的实践传承与行为养成。依托红色资源设计并拓展实践路径,如志愿讲解、主题创作、服务学习、红色剧目排演等,鼓励青少年在亲身参

与和奉献中,外化认同感,形成“实践体验—强化认同—持续践行”的良性循环,使红色基因真正融入行为习惯。

三、数媒时代的挑战:对红色资源转化链条的冲击

数字媒体环境对红色资源的有效转化构成多重挑战。其一,对红色资源真实性与严肃性的消解。网络娱乐化、碎片化传播方式,易导致对红色历史、英雄人物进行戏说、调侃甚至扭曲,破坏其应有的庄重感和神圣性,削弱情境触发与情感共鸣的根基。其二,对红色叙事解释权与意义关联的干扰。算法推荐可能窄化信息视野,而多元思潮在网络平台激烈碰撞,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观点,干扰青少年对红色历史的正确解读,使其难以建立积极的、有建设性的意义关联。其三,对红色实践连续性与知行合一的阻碍。网络虚拟身份与线下身份的割裂,以及“键盘侠”现象,可能导致基于红色认同的线上表态与线下实际行动脱节,影响红色基因通过稳定行为得以固化传承的效果。

四、系统性应对:构建聚焦红色资源高效转化的协同支撑体系

(一)强化制度保障,守护红色资源育人环境

完善法律法规,坚决依法打击诋毁、丑化、商业滥用红色资源的行为。压实网络平台责任,健全内容审核与生态治理机制,特别是运用技术手段强化对红色文化相关内容的识别与保护,营造清朗空间。

(二)深化思想引领,创新红色资源呈现与阐释方式

推动红色资源全面、有机融入国民教育各阶段、各学科。创新叙事方式,运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语态、形式和技术(如动漫、短视频、沉浸式戏剧),创作兼具思想深度、情感温度与时代气息的红色文化产品。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实践教育基地,设计系列化、有深度的研学与实践项目。

(三)聚焦素养提升,增强主体对红色价值的认同与践行能力

加强教师队伍运用红色资源进行政治引导与价值塑造的能力培训。着力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、历史辨别力与价值判断力,使其能自觉抵制对红色资源的错误解读。搭建实践平台,畅通参与渠道,鼓励并支持青少年将红色精神转化为服务社会、贡献国家的具体行动,在知行合一中完成内化。

综上所述,红色文化资源是筑牢青少年政治认同根基的独特精神富矿。其价值的充分实现,依赖于遵循“情境触发—情感共鸣—意义关联—行动固化”的心理转化规律。面对数媒时代的复杂挑战,必须通过坚实的制度防护、精准的思想和深入的主体锻造,系统构建协同育人体系,方能有效疏通转化堵点,让红色资源真正“活”起来、“火”起来,引导青少年在内心深处筑牢信仰之基,在自觉行动中传承红色基因,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

(作者单位: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)

基于“文旅结合”的《导游业务》课程研学实践教学探析

■ 韩淑兰

《导游业务》是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核心课程,是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必考科目,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。本文立足“文旅结合”理念,结合国家研学旅行相关政策要求,探讨中职《导游业务》课程研学实践教学的实施路径,明确教学原则、实施策略与保障机制,并对教学成效与现存问题进行反思,旨在提升旅游专业人才培养能力与职业素养,为中职旅游类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参考。

一、《导游业务》课程开展研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性

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,明确研学旅行是素质教育与综合实践育人的重要途径。中职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以培养一线导游技能型人才为目标,《导游业务》作为专业核心课程,必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。

研学实践教学打破传统课堂边界,推动书本知识与行业实践深度融合,是提升学生导游服务技能、适应文旅融合发展需求的关键教学形式,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。

二、《导游业务》课程研学实践教学的原则

(一)体现教育性

结合中职学生身心特点与认知规律,实践教学内容兼顾知识性、科学性与趣味性,为学生职业发展与终身成长奠定基础。

(二)突出专业性

紧扣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定位,实践内容与导游岗位要求、职业要求高度对接,体现旅游专业教学的针对性与职业性。

(三)强化实践性

以真实文旅场景为依托,融入地方特色文化,在实践中训练讲解、服务、应变等综合技能,突出职业教育实操属性。

(四)坚守安全性

将安全放在首位,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,规范校外实践流程,为参与师生购买保险,确保研学活动有序开展。

三、《导游业务》课程研学实践教学实施策略

(一)依托本地文旅资源,夯实实践教学基础

以地方文旅资源为实践载体,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内涵,将文化元素与旅游场景有机融入课程教学。结合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,科学设计研学路线,讲解任务与实践项目,推

动“以文塑旅、以旅彰文”,实现文化传承与专业技能培养同步提升。

(二)强化教师全程指导,提升教学质量

1.课前精心设计:明确研学目标与实践任务,合理规划学习小组,指导学生完成资料搜集、导游词撰写等前期准备。

2.课中全程管控:教师全程跟进研学过程,现场示范、即时纠错,规范学生讲解礼仪、现场服务与应急处理能力。

3.课后总结评价:组织研学成果汇报与展示,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综合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,及时总结教学经验,促进教学质量长。

(三)构建家校协同机制,保障育人效果

通过家长告知书、班级微信群等渠道加强家校沟通。课前向家长阐明研学实践的教学意义,课中实时反馈学生实践动态,课后展示学习成果与成长变化,形成家校合力育人,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,重视专业实践。

(四)深化校企合作,对接行业标准

依托校企合作平台,引入行业优质资源。邀请景区优秀讲解员开展示范讲解,组织企业专家参与学生实践点评与考核,使教学内容紧贴导游岗位实际,增强学生职业认知与岗位适应能力。

四、教学反思

研学实践教学有效拓展了课堂空间,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,显著提升了导游讲解、现场服务等实操技能,形成了学校、企业、家庭协同育人的良好格局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不足:部分学生对于研学实践的专业属性认识不足,将实践活动等同于普通出游,学习主动性不强,存在任务敷衍、成果敷衍等现象。

今后教学中,应进一步加强思想引导,优化分层任务设计,强化过程管理与个性化指导,不断提升研学实践教学的规范性与实效性。

五、结语

中职《导游业务》课程研学实践教学,应坚守“文旅结合”理念,立足本地特色文旅资源,突出旅游专业特点,构建教师主导、学校协同、校企共育的实践教学体系。通过持续优化教学模式,切实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养,为文旅行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导游人才。

(作者单位:梅州市职业技术学校)

论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佟振保的主体性建构与女性“他者”的失语

■ 刘筱瑶

系统性地忽视。孟烟鹏正是这样一个被抽空了内在生命的符号。她的“白”,既是纯洁,更是一种空洞的苍白。婚后,当佟振保发现她言语无畏、思维迟钝,甚至未能生下儿子,无法完美履行“圣洁”符号的全部功能时,她便迅速从“明月光”贬值为“饭黏子”。佟振保对她的冷漠与公开的嫖妓行为,是对这个已失效符号的惩罚,并以此反复确认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绝对权力与主体地位。她将妻子囚禁在家庭的封闭空间里,正如学者纪忠璇所分析的,家成为规训女性的监狱,而佟振保则是那无处不在的“权力之眼”。

在佟振保的这套理论之下,他始终将自己置于旁观者、评价者与掌控者的位置。振保通过定义何为“红”与“白”,何为“圣洁”与“热烈”,掌握了关系中的话语权,女性则成为被观看、被定义、被处置的客体。这套话语实践,是其建构那个看似稳固实则脆弱的主体性的核心手段。

三、失语的玫瑰:王娇蕊与孟烟鹏的主体性湮灭

在佟振保的话语权力压迫下,无论是热情的红玫瑰还是安静的白玫瑰,都无法找到她们表达真实自我、实现主体性的空间,最终均沦为“失语者”。她们的“失语”,不仅体现在言语的匮乏,更体现在其情感和诉求无法被倾听、被理解,其主体性被日复一日地削减,最终被彻底湮灭。

王娇蕊体现了从“言说”到“沉默”的幻灭的过程。初期的王娇蕊看似拥有话语权,她的语言活泼、挑逗,充满生命力。她敢于直言“我的心是一所公寓房子”,甚至勇敢地宣称“我真爱上了你了”。然而,她的真诚表白在佟振保看来却是危险的,因为它突破了情妇的符号定位,试图建立一种平等、真诚的情感连接。当她说“我真爱上了你了”时,佟振保的第一反应是恐惧与否认,他认为“她的话仿佛

是钻戒,没多少分量,却硬梆梆的,掷地作金石声……他不能相信它。”他的逃离,本质上是对她情感主体性的彻底否定。数年后再相遇,那个曾经鲜活、富有生命力的王娇蕊已然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符合世俗标准、略显发福的妇人。她对振保说的“年纪轻,长得好看的时期,大约无论到社会上做什么事,碰到的总是男人……”这句话充满了苍凉的洞悉

与幻灭感,她不再诉说爱意,而是言说作为“女人”这个客体在男性社会中的宿命。她认清了自己在男性话语体系中的物化命运,其曾经试图张扬的主体性,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彻底湮灭,归于一种更深沉的、看透一切的沉默。

孟烟鹏则是体现了一种彻底无效的反抗。与王娇蕊相比,孟烟鹏几乎是完全失语的。她在家庭中没有任何话语权,她的意见不被倾听,她的存在如同空气。学者纪忠璇在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“失语者”时指出,他们“无法用正常的语言沟通和说话的方式传达内心的意愿”,其语言“苍白、无力,也没有人愿意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”。孟烟鹏正是如此。她的语言只剩下日常家事的琐碎唠叨和无人倾听的唠叨,这些言语无法构建任何有效沟通,只是她空洞存在的一种背景音。她试图通过唠叨和与裁缝的暧昧进行微弱的反抗,但前者是无效的乞讨,后者是沉默的、地下的、一旦被发现便会招致佟振保更残酷的暴力。她是父权制家庭中最为典型的“失语者”形象,她的存在,只是为了映衬丈夫的主体性,她本身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主体性,从未被看见,也从未有机会言说。她最终退守到浴室这个狭小空间,长时间的独处是她对现实唯一的、无声的抗议。

四、张爱玲的突围:对女性关怀的深刻彰显

张爱玲的深刻之处,在于她并未止步于展示女性的悲剧,而是以其独特

特的叙事艺术,深入人物的心理现实,完成了对战时主流性别话语的突围,并在此中寄寓了她深切的女性关怀。

在张爱玲的这部作品中,无不体现其对女性身体符号的祛魅与精神主体性的发掘。在战时上海“女性一政治”的舆论系统中,女性的价值被紧紧捆绑在其身体之上——无论是作为情欲对象,还是作为贤妻良母的生育载体。然而,张爱玲的叙事恰恰拆解了这种连接。学者周紫薇指出,张爱玲“将主流话语中女性‘身体’与时代的连接断开,代之以‘精神’建构女性主体性与时代的关系”。在王娇蕊那里,我们看到她在身体上的沉沦、与她内心萌发的真诚爱意形成了尖锐矛盾。她的悲剧不在于身体的堕落,而在于这刚刚觉醒的精神之爱被无情利用和践踏。在孟烟鹏那里,她符合一切规范的“清白”身体,内里却包裹着一个因极度压抑而濒临崩溃的灵魂。张爱玲用文字冷峻地揭示,无论女性选择用身体反抗还是用身体顺从,都无法获得真正的主体性。真正的女性主体性,必须立足于精神的独立。

张爱玲的文字底色是苍凉底下的深切关怀与叙事反讽。张爱玲的笔触是苍凉的,但这苍凉之中却蕴含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与悲悯。学者胡胡胡认为,张爱玲的作品“渗透着浓厚的悲剧意识和对女性的关怀”。这种关怀并非通过煽情的呼喊,而是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,让读者得以窥见王娇蕊天命逐渐被毁的全过程,感受孟烟鹏生命逐渐消逝的痛苦。这种“深入肌理的心理刻画”,本身就是对“失语者”内心世界的一种彰显。她让这些沉默的女性在文本中“说话”,让她们的痛苦被看见,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女性关怀和无声的抗争。

最终,张爱玲的叙事立场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反讽。那个自诩为“好人”、努力建构主体性的男人,最终沦为最空洞、最悲哀的存在。小说的结尾,佟振保“第二天起床,振保改过自新,又变了个好人”,这看似光明的尾巴,实则充满了反讽意味。他的“好”是表演给社会看的,其内心的虚无与分裂并未解决。他亲手建造了囚禁女性的牢笼,但正如学者戴欣雨所言,张爱玲的小说有着“悲悯苍凉的底色”,这底色同样笼罩着佟振保——他同样是一个畸形结构化的囚徒,一个自我分裂、无法获得真实幸福的囚徒。而那两位被剥夺话语权的女性,其悲剧命运却深深叩击着读者的心灵,从而完成了对佟振保及其所代表的男性中心话语最有力的批判。

五、结语

综上所述,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中佟振保试图通过其“政权”话语实践建构主体性的过程,正是王娇蕊与孟烟鹏作为女性主体被压抑并沦为“失语者”的过程。这一过程深植于战时上海特殊的性别政治土壤,是权力在女性落后转移的时代缩影。佟振保将女性物化为满足其灵肉不同需求的符号,以此维系其“理想现代男性”的脆弱身份,最终导致了自我的异化与情感的虚无。

张爱玲通过这部作品,不仅精准地解剖了父权制下被严重扭曲的两性权力关系,更通过书写当时时代背景下女性的困境与挣扎,实现了对主流“去政治化”性别话语的双重突围。她既批判了将女性工具化的外部社会规训,也深刻揭示了女性内在精神的匮乏与无声挣扎。她以其独特的苍凉笔触与深刻的反讽,表达了对所有在世俗规训下丧失真实自我的人的深刻悲悯。在她笔下,无论是试图掌控话语权力的男性,还是被迫沉默的女性,无一不是时代洪流中的囚徒,而这幅因徒画像,恰恰体现了张爱玲的文学艺术魅力。

张爱玲的深刻之处,在于她并未止步于展示女性的悲剧,而是以其独